

青春岁月

记忆中的三行情书

颜克存 文/图

我和妻子秀结婚已经好几年了，但每次翻看结婚相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曾经恋爱时的美好时光。每每回忆起那时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我都会想到自己最初追她时为我传递爱意的那“三行情书”，尽管它现在在我眼里既不特别，也不浪漫，但它却助我一举成功觅得了人生中的真爱。

刚从师范毕业那年，我以新人的身份进入了工作单位，和秀成了同事。上班的第一天，她身着一席红裙，与我在单位签到室不期而遇。作为同事，她很自然地说了句“你好”，然后对我微微一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甜美，清脆，似水如歌。

我和秀是同事，所以见面机会很多，但起初由于我们彼此不熟悉，没太多了解，所以每次见面都是很客气的寒暄。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我从同事们的口中“掌握”了许多关于她的信息，还知道了她虽然参加工作时间早，但至今还是单身，而且身边追求的人不止一个。

听过同事的话，暗藏在我心底的波浪翻腾了起来，于是我便处处有意无意的制造机会，想着法儿与她见面或相遇。渐渐地，



我与她也从最初的陌生变得熟悉，内心的那股暖流也越来越强，就如海平面上的巨浪，推着我忍不住迈步向前。

时间，总会为恋爱的人创造机会，第二年5月，单位的一个同事提议假期结伴出游，于是我请同事帮忙，让他陪我一起去找秀，让她与我们一起同行。

在这次出游后，我与秀之间的关系增进了不少。回到单位后，我感觉表白时机差不多成熟了，就挑了一个特别的日

子——5月20日，这天，我特意找来信纸，在上面分三行写了“秀秀，520，存留”几个字，还配了一个大大的“红心”，折叠之后夹在了她每天必看的书里。之后，又将文字发到了我的空间里。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给爱慕的姑娘写情书，做完这一切，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感觉一直有个声音在心里祈祷：“答应吧！答应吧！”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单位同事看到我发在空间的心情，顿时炸开了锅。等她再一次走进办公室，同事们都把微笑投给了她，有真心劝她答应的，有顺势祝福的，秀脸红红的，拿了教案就出去上课了。在这样胶着的漫长等待中，直到下班，我也没能等到秀的回答。

天黑后，月色朦胧，我用哆哆嗦嗦的手拨通了她的电话。这一次，我终于听到了自己想要的回答。这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激动得不能自己。

能够有幸和秀顺利步入婚姻殿堂，相互搀扶走一生，都要归功于那称不上情书的“三行情书”，让我觅到了愿意一生珍惜和爱恋的人。

“我心中的互助保障”获奖征文选登

编者按：为了更好地诠释工会职工互助保障活动的品牌形象，营造浓厚的互助氛围，围绕互助保障走过的20年，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为期3个月的“我心中的互助保障”征文活动。经过专家评审组的评选，评比结果近日揭晓。本版将从今日起选登部分获奖征文，与读者分享。

大爱同心 互助同行

——我心中的互助保障

杨璐璐

当强烈的变故，撼动着无助而脆弱的心灵，

何人能将这伤痛抹去？

当疾病的洪水，犹如脱缰的野马一泻千里，

何人能将这水患平息？

于是，有我们。

我们的组织叫工会；

我们的关系叫互助；

我们的情谊叫友爱。

我们虽不能控制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和疾病风险，

但我们可以用团结、用热血、用真诚、用爱心奉献一份份保障。

多少次，多少次灾难发生，是职工互助保障冲在了最前面，

让失去的财产重新回到了家园；

多少次，多少次疾病降临，是职工互助保障把爱心奉献，让生命拥有了从未有过的尊严。

团结、友爱、互助、互济，是危难关头，

我们无悔的选择，

也是体现大爱的一面旗帜。

有我们在，社会就多了一份安定；

有我们在，生命就多了一份平安；

有我们在，企业就多了一份和谐；

有我们在，家庭就多了一份美满。

困难的日子里，

关爱的帮助从未间断，

岁月流逝，时光静好，

细水流年，我们同在！

图片故事

一直坚信，父亲和母亲之间是有爱情的。

在乡村，在泥土样朴实的村民中间，这样的爱情很耀眼。被家庭幸福滋养的我们，看人看事目光也是柔柔的。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河水沿岸地区的农民要比其他地方的农民更辛苦些，鱼米之乡，除了收种庄稼，还要捞鱼摸虾。终日的劳作没有成为他们的负担，日常的细节深刻在我们心里。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风摩挲大片的稻田，稻田的此起彼伏里，有草帽若隐若现，那是我躬背割稻的父亲母亲，他们俩并排站着，父亲身高臂长，总会多搂几株，这样母亲就能少割几株。母亲眼疾手快，父亲身后的稻把，从来不给他捆的机会。因为捆把要哈下腰，一不小心脸就被稻子戳了，收劲的时候还要借助膝盖，母亲认为男人膝下有黄金，她不让他干这个活。汗在父亲脸上肆意纵横，一滴又一滴砸到稻茬上、泥土里，母亲踮着脚用缠在手腕上的毛巾小心地替父亲擦去。

上午10点左右，是我和弟弟给父母送饭的时候，也是天不亮就下田劳作的父母休息的时候，母亲会捧着晾好的米汤让父亲先解渴，父亲会说自己早上的糯米饭还没消化，鸡蛋是无论如何吃

泥土般的爱情

张东妹 文/图



不下了，他“命令”母亲抓紧时间吃，不要让好好的东西馊掉，这话点到节俭母亲的要害处。父母和我们坐在稻把上，秋日的艳阳依然辣，父亲看着我们受不了的样子满足地笑。我们和满田的稻子都是父母的希望，农村人家的儿女来不得娇惯。

随着年岁渐长，父母亲的爱情像空气一样环绕在我们身边。我们家一直养老母猪，每年要产两窝小猪，服侍它们是为了供我们姐弟上学。小猪长到三四十斤，就要到集市上卖，每次去集市卖了猪，父亲除了记得给我们带吃食，更记得给母亲扯布料，记忆里这样的事父亲从不间断，先是棉布，后来化纤，再后来绸

缎、乔其纱……很与时俱进，庄上的女人们都羡慕着呢。母亲穿着新衣服，在镜子前左照右照，嘴里却不住地怨父亲乱花钱。

春天适合积肥，勤快的父母是不会放弃这样的好时机的。一条船漂在村外的河里，母亲撑船，父亲张网。一网子兜上来，有黑得冒油的河泥，有鱼也有虾，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任何语言都多余。天气晴好，水面微风，放眼满是新绿，村外的河水很清，水草摇曳，小鱼嬉戏，我和弟弟看得忘记吵架。这样的劳作颇有诗情画意，父母就是画中人，他们的爱情和诗歌一样宁静芬芳。

与我们一巷之隔的邻居，他们家男人懒而好赌，女人气量小，大吵小吵不绝于耳，一吵起来，女人先会与男人拉扯，被男人摔几个跟头后，就会坐在地上抽自己，颇似自戕，场面很恐怖，他家的孩子常常吓得躲在一边哭。女人也嚎，哭诉自己命苦，怪男人不争气，赶上我父亲一根小指头。那个不知道同情的年纪，这样的比较让我们很荣耀，也更珍惜家庭的和睦。



家庭相册

母亲在冬天老去

汪祥云 文/图

山村的清晨，天刚蒙蒙亮。母亲缓缓走到老屋旁，用力推开笨重的樟木大门。“吱嘎”的一声响，惊醒了还打着鼾的父亲。父亲只翻了个身，又睡去了。

院子拐角的鸡舍里，几只老母鸡正窃窃私语。母亲迈着轻盈的步子不紧不慢地走近，拨开了鸡舍的门板。随后从粮袋里用葫芦舀了满满一瓢麦麸，倒进装着细碎菜叶的木盆里，揉了一下，全撒到院子中央。顷刻，沉静了一夜的小院，就这样被鸡鸣们给吵醒了。

父亲在小小的院子里栽了两棵树，一棵四季青，一棵是泡桐。青黄相间的叶子随意地、簌簌地落满屋顶、窗台、鸡舍。母亲最头疼这些“常客”的光临，但又无可奈何。竹枝编制的大笤帚，不知扫断了多少把。

屋后，是方块的菜园子，母亲自己开发的。这个时候，整块地里就剩下大棵大棵的青菜。翠绿绿的菜叶，寒露滚动。一棵挨一棵，相互间你吵我，我闹你，好不欢快。母亲踩着石板，挎着篾篮，蹲到地洞里，一手一棵，利索地把它连根拔起。

炊烟跟着太阳一同升起。昏暗的晨光下，小溪边，一篮子青菜，一大盆衣裳，正等着母亲呢。溪水哗啦啦地流淌，母亲卷

袖浣洗，一片片菜叶开始不老不实。冷冰冰的溪水，着实让这些小家伙们无从适应。但母亲却依旧麻利，抡起棒槌，把厚重的衣裳敲打得水花四溅。母亲常年不见血色，骨瘦如柴的手，也就在这寒冷的冬日里，入水洗衣裳之后，才会变得红肿白胖。

太阳已经爬上窗台。母亲拎着一桶衣裳，一件一件地拧干、晾挂。屋檐墙壁上，几串红辣椒、白茄子，笑得龇牙咧嘴。早晨的时光一溜烟的功夫就过去。母亲终于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粥，被溪水浸泡的手指有些不听使唤，两根细细的筷子硬是拿不牢。

后地里的山芋要刨出来了，父亲靠在门框上，一边摆弄农具，一边小声嘀咕。坐在灶旁的母亲听到后，咬了几大口馒头，“咕噜咕噜”地喝下米粥，开始收拾灶台上的碗筷。山芋种得不多，一亩不到的地儿。母亲一摆，父亲一摆，他们各自低头弯腰，小心翼翼地刨着土。不一会儿，沾着泥土的山芋，似一个个壮乎的娃娃，一堆堆，或坐或躺在地沟里。

夜色渐渐弥漫村庄。回家的羊肠小道上，一担山芋，轻而易举地，压弯了母亲瘦弱矮小的身躯……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